

儿时的石磨汤圆

□作者:汪志



“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一碗汤圆满又满,三毛钱呀买一碗,汤圆汤圆圆又圆……”每当我听到这首关于汤圆的经典老歌时,就不由想起儿时正月十五的自制石磨汤圆。

故乡在长江中下游的乡村,儿时,最爱吃的就是正月里的石磨汤圆了,因故乡的习俗,这石磨汤圆从正月初一一直不间断吃到十五元宵节。

十五的这天还未亮,母亲早早就起了床,开始包汤圆了,而我们还未起床,就听见母亲搓汤圆的声响,母亲将搓好的汤圆下到锅里,煮到五成熟时,再将挂面也一同下到锅里,待汤圆快出锅时,又将一大把嫩小白菜放到锅里,片刻后,香喷喷的汤圆就煮好了,房屋里满是汤圆的香味,盛上一大碗,再放些提前调制好的小葱、酱油、香辣调味品,另加小磨麻油,让人直流口水,一顿能吃上两碗……

其实,汤圆好吃,整个制作过程还是蛮艰辛的。众所周知,汤圆的主要原料是糯米,而儿时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粮食产量不高,种

植糯米的家庭也不多,再加上糯米产量低,每到春节前夕,糯米供不应求,货俏价扬,一些人口多的家庭为了节省糯米,一般会掺入三分之一以上的粳米。我清楚地记得,每到正月十五的前几天,家家户户就开始准备做汤圆的糯米粉了,一般情况下,汤圆粉有两种,一种是水磨粉,另一种是干汤圆粉。但不管哪种汤圆粉,先将糯米淘净放在水里浸泡好几天,待糯米泡酥了后,如果用干糯米粉制作汤圆,必须将浸泡酥了的糯米捞出晒到八成就可以磨粉了,而水磨糯米粉是糯米连水一起磨。

那个年代,机械设备少,磨汤圆粉全靠两片圆石磨。村里好几十户人家,有三四只石磨,我的家里就有一只石磨。每到正月十五的前几天,左邻右舍的十几户人家都来我家磨汤圆粉,由于石磨比较大且磨粉过程中阻力较大,必须两到三人才能完成操作。磨推子用粗绳子系在房梁上,与石磨成平行状态,石磨前有一人不停地往石磨孔里添加水和湿糯米,磨推子一般为两人,其不停地转动磨推子继而带动石磨运行,不一会儿,水磨汤圆粉就流满了

放置在石磨下的盆里。由于那时家家人口多,汤圆粉磨得也多,一天磨不到几斤,如果天气晴好,就把石磨搬到室外,磨推子就挂在一株大树丫上,而磨推子吱吱声和石磨的嗡嗡声全天响彻在耳边,也响彻在全村。

制作汤圆时,必须将水磨糯米粉中的水分去掉。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用一大块密度高的白纱布将水磨糯米粉放置其中,将水过滤干。另一种方法是将一大块密度高的白纱布铺在厚厚的干草木灰上,再将水磨糯米粉放置在白纱布上,待水分完全被吸干后就可以做汤圆了。印象中,用干草木灰的方法比较多,十五的头天晚上,母亲就开始用干草木灰制汤圆粉,第二天早上,水磨粉就干了。

煮好后的汤圆光滑发亮,汤水清淡,口感细腻柔软,飘逸着一股浓浓的香甜味。现如今条件好了,每次过年回去时再没有看到村里的石磨汤圆了,虽然超市里有各种口味的速冻汤圆,也有袋装汤圆粉,做起来也十分方便。平日里也常吃,但总觉得缺少那股浓浓的乡情,母爱的滋味,和那亲情融融的元宵氛围。

那碗手擀面

□作者:董雪芹

四时自然成岁,不知不觉又是一年。自从“阳康”后,爱人和女儿胃口都不是太好,吃饭成了最难受的事,想着做点手擀面吧,软软的面汤更好消化和吸收。做手擀面关键是和面,每次和面耳边都会响起父亲的叮咛“和面要三光,手光、面光、盆光”。照葫芦画瓢的和面,再加上实践的机会很少,自然是做不到“三光”的,面和得还是不够硬,揉得也不够透,虽不够劲道,但还是吃出了手擀面的味道,尤其是粘粘的西红柿面汤喝起来酸酸的,顺滑爽口。

舌尖是有记忆的,即使相隔三十几年,童年的那碗西红柿汤手擀面的味道今晚再次毫无保留地涌现,思绪把我带到三十多年前,带到那个夏日的傍晚,带到那个围着小桌等爸爸端上西红柿汤手擀面的那个场景。

爸是一名军人,在部队学习机械维修,六十年代未退伍后被分到了皖北国有煤矿做了一名采煤机械技术工人,从进矿到退休,父亲始终在采煤掘进一线负责机械故障的排查与维修,年轻时自己是技术骨干,年岁渐长负责带徒弟干,就这样一干就是近三十年。爸不善言语,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几乎月月出全勤,每个季度都能拿到安全奖,年年受表彰。小时候经常半夜三更更有单位的同事到我家请他去井下维修机器,爸从不推辞,也无半点怨言,他把自己的青春全都奉献给了矿井。

爸从小吃了很多苦,很小的时候便没了母亲,相依相伴的弟弟妹妹又在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相继病死,残酷的青少年时期的境遇造就了爸吃苦耐劳,不苟言笑却又无比倔强,无比坚强,无比正直,无比善良的性格。

当过兵的、吃过苦的人生活自理能力都很强,爸也不例外。记得爸会做馒头,能烧得一手好菜,过年过节炸糖糕、炸油条,还会自己熬糖稀,小时候虽然家里不富裕,但是父母尽己所能为我们兄妹几个遮风挡雨,在我的记忆里童年是甜蜜的。印象最深的就是老爸做的西红柿手擀面条。炎热的夏季我和小哥总会去爸的单人

宿舍住上一段时间,最难忘的是夏日的傍晚,矿上大喇叭的号声一响,整个宿舍区的孩子们都开心得不得了,因为爸爸们要下班了,随着爸爸们一起回来的可能还有西瓜冰糕之类的好东西,爸先把西瓜放进水桶里冰镇,接着便是给我们准备晚饭,最拿手的就是手擀面。爸一边和面一边说这做面条的面一定要和硬点,面条吃起来才劲道,又大又长的擀面杖卷着圆圆的面团推开又卷起来,再伸再卷,不时往大圆面上撒上一把面粉,就这样来来回回回卷几十次,做面条的面皮就算擀成功了,接着把面皮熟练地叠起,然后切成宽窄差不多的面条,用手轻轻捏住最上面的一层面皮然后用力一拉,长长的面条便在空中舞蹈起来。接下来便是西红柿汤汤后兑上开水,下面,粉红的西红柿面汤托着白白嫩嫩的面条在锅中“咕嘟咕嘟”地吐着水泡,面条的香气混合着西红柿的酸甜味早已飘得满屋都是,我们兄妹便摆好小板凳围坐在矮矮的小桌旁等着美味上桌,那一刻那个味道成了至今难以忘怀的记忆。

再后来我们长大了,长期的操劳,爸的身体渐渐走了下坡路,开始是手脚麻木再后来是半边手脚活动都不太灵活,脑血管疾病就是这样每复发一次病情就严重一次。零三年的八月底爸半夜脑血管破裂,经抢救虽救回来一条命但从此再也没能站起来,爸瘫痪在床且失去了语言功能,但他心里是清楚的,他用眼神和我们交流,一听说我们要回去他眼泪就出来了,那些年多亏了妈无微不至地照料。爸在床上躺了三年半,终究还是离我们而去。

如今我也学会了做手擀面,可是亲爱的父亲却没能尝到我的手艺。三十多年过去了,吃过很多面条,但童年时那碗父亲做的西红柿手擀面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每逢佳节倍思亲!谨以此文怀念我亲爱的父亲!父亲离开我们整整十六年了,无数次在梦里与您相遇,醒来后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无以言说,唯有泪千行。



猜灯谜 苗青摄

自拍“全家福”

□作者:苑广阔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们已经两年没有回家过年了。平时和老家的父母,只能通过电话、视频联系。有时候两个女儿正和奶奶打视频,突然说到一个什么话题,那边的奶奶就会哽咽流泪。我知道,母亲是想自己的孙女了。

随着去年底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调整,很多人都盘算着回家过年。思乡心切的我们,也决定回家过年。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父母,父母自然很高兴,却又担心从小在南方出生、长大的两个女儿,是否受得了今年北方特别冷的天气。

我征求爱人和女儿的意见,她们都极力赞同回家过年,小女儿更是表示她一点都不怕冷,她还要溜冰、滑雪、堆雪人呢。爱人也认为我们应该回家过年,父母虽然担心我们,但心里还是很期待我们能够回家,一家人团团圆圆的。

于是经过两天一夜的舟车劳顿,我们终于抵达了一千八百公里外的老家,那个我日夜思念,魂牵梦萦的老家。

在回家之前,我就做好了各种计划,包括回家以后要去探望家里的哪位长辈,要带着女儿去童年时冬天经常溜冰的湖里好好溜一次冰;要带着爱人、女儿去赶一次年集,让她们感受一下不同于南方的过年氛围。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回家以后必须要做的,那就是我们一家四口的小家庭,要和父母一起拍一张“全家福”。过年拍“全家福”既是一种传统,也是对远方游子最好的精神慰藉。离家千里,想家的时候,拿出手机珍藏的“全家福”照片,每每笑意总会浮上嘴角,暖意浮上心头,连工作起来都更有动力。

毕竟两年没有回家了,这次回家,着实有点忙乱。利用春节前的几天,先后去带着父母、爱人和孩子去看望了小时候和我最亲的大姨以及好几年没见的两个舅舅。回家这些日子,几乎天天被浓浓的亲情包围,感觉特别

满足。其他在回家之前就确定的“待办事项”,也都按照预定计划顺利进行,唯独拍摄“全家福”的计划,却迟迟没有付诸实施。这倒不是没有机会和时间,实际上正好相反,正是因为觉得回了老家,天天和父母待在一起,也就没有着急。

团聚的日子总是转瞬即逝,假期接近尾声,到了返程的日子了。出发那天,我们起得很早,把父母给准备的各种家乡特产大包小包地装满了车辆后备箱。马上就要出发了,小女儿突然提醒我说:“爸爸,你不是说我们要和爷爷奶奶拍摄‘全家福’,怎么还没拍呢?”

这个时候,我才突然想起这件事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这个时候天还没亮,又是寒冷的冬天,左邻右舍都还在梦中,把人喊起来就为了帮我们拍一张照片也不合适。

怎么办呢?突然想起车里有一个自拍杆,于是,就有了——张父母坐在前排,我们一家四口站在后面,我举着自拍杆拍摄的“全家福”,这也是三年来的第一张“全家福”。这张“全家福”拍摄得虽然有些仓促,最后的效果也有些“简陋”,不够隆重,却足以让离家千里的我,得到最大的精神慰藉。



聊寄一枝春

□作者:刘中才

卸下一年的繁忙,我在岁月的门槛上坐下来,看见远方的日落正渐人迟暮。燕子已经杳无音讯,南方的冬天也是寒意料峭,一丛丛飞过空中的麻雀,总是不安分地叫着。这里没有暖气,深夜里我时常攢着身子把自己缩成一团,以期锁住被窝里的余温,好让生活充满一些暖意。

春节不能回家,多少有些遗憾,作为一个恋家的人,这是一年之中最坏的消息。

母亲说,不能回来我就给你寄些家里的特产吧,酱菜、酸萝卜、风干鸡,你想吃的都有呢。多幸福的一件事,可我想还是算了。家里的快递总是很慢,母亲的骑车技术也很一般,上街来回周折,未免过于累人。最担心的是,我怕收到那些散发着家乡味道的熟食,情绪上控制不住,心里难免五味杂陈。

但我也害怕身在异乡不能把春节归置利索,于是,小寒过后我开始筹备吃穿用度和生活所需。我在年关将近的日子里陆续准备了一些本地的好物,农家出产的牛肉,温室里现摘的牛奶草莓,天然长成的新鲜时蔬,妥妥的,就像一碗盛世容颜。

朋友说,你身在异乡总归有些冷清,不如来我家吧,就算不长住好歹一起在除夕夜里完成跨年仪式,这也算是除旧布新了。

朋友的盛情邀约,令我倍感欣慰。人在异乡,有几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惦记着你,即便大雨倾盆,你也感到身上的外套不会淋湿。

但他们并不知道,屋子里那些朝

夕相伴的花花草草,同我一样雨露均沾,我怎么会是一个人呢!我站在客厅的门槛边侧眼望去,水仙花开得自在,长寿花发得热烈,发财树长得葳蕤。江南的春天本就来得早,阳台下的迎春花也已蠢蠢欲动,那些盘错的枝条从花盆里垂落下来,瀑布一样四处蔓延,所谓独在异乡,也不尽然了。

要不白居易在《玩迎春花赠杨郎中》里说“金英翠萼带春寒,黄色花中更有几般。恁君与向游人道,莫作蔓菁花眼看。”那么多的花,从根部到脚底,缠绕在一起,像极了新娘子头上点缀着金玉的凤冠,又不做作,还朴素自然。

而在公元801年,令狐楚站在阳台上举目四望时,窗底下的迎春花好花映眼帘,他又惊喜,徜徉在这般如花的春意里,细细的花瓣,如同春天从四面八方涌来,令狐楚写下了《游春词》:

“高楼晓见一花开,便觉春光四面来。暖日晴云知次第,东风不用更相催。”这曼妙的景致,那么近,又那么远,顿顿的,却叫人心心念念,似乎缝隙里的日子并不那么累,柴米油盐里的磕磕绊绊,到头来,都捱了过去。

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有了这似开非开的迎春花,你还怕什么孤单落寞吗?你还有理由说什么红尘俗事谁愿休吗?

我想可能不会了。那些花色在春光里浮沉,把生命渲染得楚楚动人,在寒意渐消的某个午后,突然就长出来几朵新的蓓蕾,又怎能不叫人感到温暖。而那些好久都不说的话,那些知心又久未相见的人,都追随着春光脚步,正向着期许见面的那一天靠近。



梅花香自苦寒来 侯建平/摄